

□陈根生

在民国时期，祖父绝对是个穷人，但他却用智慧把清贫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祖父对水的要求是不肯含糊的。煮粥一定要池水，当年有挑夫从东门外打靶场附近一口池塘取水进城一桶一桶地叫卖，专供居民煮粥用。祖父说：“天水太软，井水太硬，只有池水煮出来粥才像个粥。”祖父煮粥当然是把好手，他说：“木柴火太冲，麦秸火又太弱。”他经常烧的是豆秸，火力猛，锅里粥熟了，灶下还留有余烬再烘烘，粥就煮到家了。

喝茶一定要天水。祖父认为喝天水茶，最好是“时梅天”的落水。“时梅天”是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6月中下旬到7月上半月之间特有的自然现象，江南梅子成熟，天空哗哗下雨，据说这时的雨水赛泉水，前半月称为“时水”，后半月称为“梅水”。届时祖父就念叨道：“时里西风梅里雨，梅里西风当日雨；时水薄，梅水厚，喝起来有讲究呢！”可在我门小孩子看来讲究是大人的事，我们总是满头大汗进来咕咚咕咚来个牛饮，嘴一抹又跑出去玩去了。

记得当时茶叶店柜台上排着玻璃罐，里面贮各种名茶；最后是一罐茶的碎末。祖父吃不起茶叶，茶末是他无奈的选择，他买回来重新拾掇一下，最后用筛子筛两遍，然后用梅水泡出来的茶汤照样色泽浓郁，香味醇厚。

祖父微闭着眼抿一口在嘴里慢慢下咽，那表情俨然过了一把神仙的日子。

祖父很自豪自己会过日子。医院抢救有个黄金时间，祖父早茶吃烧饼居然也讲最佳时间。他说：“如皋老话，磨口的‘冷蒸’，炉边的烧饼。烧饼离开大炉风一吹就僵了。”所以即使数九隆冬，祖父也要带上风帽，扶着我走出巷口坐到街上烧饼店去吃，他那顶旧风帽，我见了就想笑。

因为祖父上了年纪，又是老街坊，所以他老人家没进门，大炉帖烧饼的师傅来一声“二老爹早”。祖父坐下屁股没焐热，热腾腾的烧饼就在火钳头夹着送到祖父面前，芝麻还在滋滋冒着青烟。只见祖父连声赞道：“好！好！”他一不怕烫手，二不怕烫嘴，拿起来咬一点点头，再咬一口又点点头……祖父说：“炉口的烧饼，馅儿最鲜，芝麻最香，皮子最脆，饼子最酥。”“二老爹的‘烧饼经’，一个字：高！”“二老爹精！”大师傅朝祖父跷起大拇指，他正被祖父说得心花怒放。

苏皖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苏皖边区人民坚持浴血抗战的胜利成果，是整个华中解放区的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地方性联合政府。苏皖边区军民通过斗争，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1. 苏皖边区政府的地位及其贡献

1. 苏皖边区政府的地位
苏皖边区政府于1945年11月1日在江苏淮阴成立，辖区地跨苏皖豫三省，距当时全国政治中心南京仅一江之隔，和大都市上海也相距不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中如皋为苏皖边区一分区政府所在地。

苏皖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中人民坚持抗战的成果，这个胜利，“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苏皖边区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的”，是必须要保卫的胜利果实。而当时中国的命运，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实现和平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旦国共和谈成功，成立联合政府，苏皖边区的地位将更为重要。1946年2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其后毛泽东又曾先后与张治中、梁漱溟等人谈及将来要住在淮阴（清江浦）的事，而苏皖边区政府也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尽管最终由于和谈

失败，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这件事一方面体现出中共谋求和平的诚意，也说明了当时苏皖边区各项建设成绩卓著，党政军民各项基础较好，中共中央才会有此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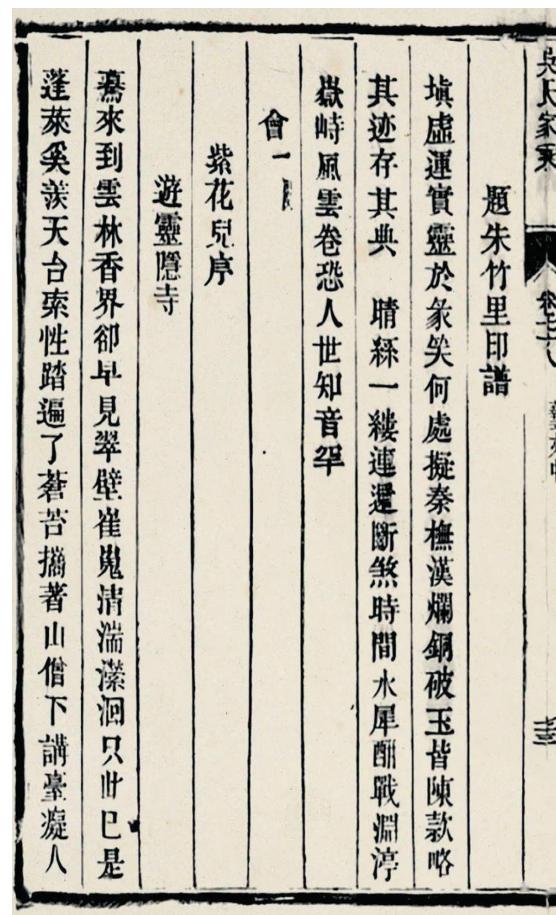
苏皖边区地处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物产丰富，工商业亦较为发达，同时，又有一大批优秀的懂得经济管理的干部。因此，与其他解放区相比，经济状况较好，在满足民生和自身需要的同时，还上缴中央一部分经费。《任弼时年谱》记载，任弼时曾给谭震林去电：“中央规定华中筹集的党务基金一百五十万元，由华中分局派可靠干部经营，并由华中分局代管，其应得之利

息，按月上交中央的法币一万元，送上海刘晓转重庆局，作为经常费用。”特别是两淮盐业生产，食盐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其盐税收入不但增加了苏皖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曾用于资助新四军五师及中共南京办事处等方面。

正如《新华日报（华中版）》在社论《军民一致奋起，坚决保卫华中解放区》中指出：“华中地处江淮平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接近京沪，凭临大海，我们在那里埋头建设，把它建设成为全国和平、民主、繁荣的先进地区之一，就可以影响四播……”

吴经元史料补缀

□彭伟



明清以降，江苏如皋（旧称“东皋”）、南通地区，文风昌盛，印人辈出，故有黄楚桥《东皋印人传》传世。此书仅录东皋印人28名。《随山印稿》著者吴彬，就未曾入选，遂鲜有人知。幸有“东皋印学史”专家刘聪泉，于私人藏家处发现《随山印稿》，又据《白蒲镇志》，挖掘出部分史料，撰有《清隽存朴吴随山》，录入《东皋印学》。《清隽存朴吴随山》主述《随山印稿》，至于吴彬家世、生平、画作等，未有深入钩沉，殊为可惜。近日，笔者翻阅《巢云阁诗钞》《快园诗话》、如皋白蒲《吴氏家乘》《沈氏宗谱》诸书，其中涉及吴彬家学、传记、遗画等，《东皋印学》均未提及。有鉴于此，通过整理爬梳上述古籍，笔者略述吴彬的家庭、生平及其绘画与金石作品，一补乡史，二惠印林。

吴彬家族中，文人雅士颇多，其中吴经元不可不说。咸丰年间，白蒲

《吴氏家乘》完成第六次续修编印工作。吴彬乃白蒲吴氏第十六世，吴经元乃白蒲吴氏第十四世，两人均是景高公后裔，同任五刻家乘任事，参与编撰乾隆版《吴氏家乘》。论辈分也好，论学问也好，吴彬都十分敬重吴经元。究其主因，吴经元在书法金石方面，修养颇高，为《黄楚桥印稿》作序。他还为南通印人朱逸题词《于中好·题朱竹里印谱》。此作《东皋印学》未录，兹抄如下：

填虚运实灵于象，笑何处拟秦模汉。烂铜破玉皆陈款，略其迹存其典。

晴丝一缕连还断，然时间水犀酣战。渊渟岳峙风云卷，恐人世知音罕。

吴经元又为再从侄吴彬《随山印稿》作序。为此《清隽存朴吴随山》辟有专节，介绍吴经元生平，可惜只注重宦游履历。至于其生卒年、文艺才华，笔者补缀如下。吴经元（1720—1804），字引皋，号渔门，附监生，考授州吏目，善书画，著有

《渔门游草》，生三子、三女，次女适沈献。白蒲《沈氏宗谱》也记：沈献（1752—1843），配元公女，生有沈岱、沈岐等四子。沈岐（1774—1862），字鸣周，嘉庆戊辰科进士，累迁左都御史，配吴桂轮女。沈岐、沈锡庆父子，均工书法。沈岐自幼接受外祖庭训，方能成才，他还在《渔门公列传》中有言：吴经元寓京，以诗文书翰倾动诸巨公，幸名宦鄂尔泰盛赞为“经世之才”。传中还记：吴经元精绘画，墨梅得杨补之法，书摹鲁公，时出入苏黄间，还重视家学传承，其子皆成才。

除去吴经元之外，又查知吴彬直系亲属，祖父吴四诗为国学生，伯父吴班爵为文学生，父亲吴高爵为候选主簿，堂叔父吴金爵为附监生，考取四库馆眷录，当工书。总之，吴彬出身的家族，充满浓郁的文化氛围，为其痴迷金石，打下基础。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WENMINGJIANKANG YOUNIYOUWO

互帮互助好邻里 互敬互爱好家庭

